



列宾回忆录

上

列宾回忆录

上册

〔苏〕柯·楚科夫斯基编

殷涵 田彬 译
孙越 生校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3 北京

И. РЕПИН
ДАЛЕКОЕ БЛИЗКОЕ

ИЗД. «ИСКУССТВО»

1964

封面设计：陈 允 鹤

出版说明

俄罗斯大画家列宾这本回忆录是他亲自执笔，而且当他在世时就已出版的巨著。作者在回忆录中介绍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并详述了他成年后接触到的当时俄国艺术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活动，及自己一部分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了解当时俄国艺术界情况和研究列宾的极为有用的著作。列宾善于文辞，故此书读起来很有意思。

我们采用的版本，是苏联作家楚科夫斯基编的。本书原名意为“往事历历在目”，曾有人译作“咫尺天涯”或“抚今追昔”的，都不够确切。现用《列宾回忆录》这个书名。

本书是二十多年前的译稿，按当时我社习惯，凡出版之稿，都请人校对后才发稿。本书请孙越生同志校对。后来由于对《伏尔加纤夫》章的校改过多，译者不同意，曾有争执。我们由于希望此书能早日出版，所以对该章未按译者原意改回，特此致歉。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目 录

童年印象 (1844—1854)	(1)
调驯野马。加尔梅克人 军屯 妈妈盖新居 客栈 新居 爸爸 顾主老爷 在我們的院子里 玛捷里亚 艺术的 萌芽 贫苦 米嘉舅舅	
少年 (1859—1861)	(84)
外出工作 普里斯坚 尼库林老板 卡敏卡 乌克兰军屯 楚古耶夫的画师	
在彼得堡 (1863—1870)	(135)
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的驿车 教堂里的工作 在彼得堡 卢 比孔河 美术学院的课程 (1864—1865) 草图 旧美术学 院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科依 (悼老师)	(212)
认识 美术学院 民族性 老师 艺术家俱乐部 艺术家 合作工场 协会 转变	
斯塔索夫、安托科尔斯基、谢米拉茨基	(289)
卡拉科佐夫的死刑 (1866)	(310)
《斯拉夫作曲家》	(328)
《伏尔加纤夫》(1868—1870)	(345)
涅瓦河的最初印象 风景画家瓦西里耶夫 准备去伏	

尔加河 伊塞耶夫 旅行 搬家 希良耶沃 御玺 自然
是老师 警察局长 纤夫 发配给基督之敌 我們胜利了
毫不怜悯被摈弃的人 卡宁 归来

回忆斯塔索夫片断 (457)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格耶和我们对艺术的主张 ... (487)

艺术家阿尔希普·伊凡诺维奇·库英治 (537)

瓦连京·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 (554)

父母 谢洛夫的父丧 谢洛夫的童年 青年学生时期的艺
术家 他的艺术 他的信念

加尔申 (598)

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马克西莫夫 (605)

怀念马克西莫夫 人民的真理

我和托尔斯泰交往的片断 (612)

在莫斯科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 在荒年 1897年在彼
得堡 重赴雅斯纳亚·波良纳

论艺术的信件 (1893—1894) (637)

附 录

我的欢乐 (723)

认识安托科斯基 (735)

和加尔申的最后一次见面 (740)

童年印象

(1844—1854)

调驯野马。加尔梅克人

在乌克兰军屯区，楚古耶夫镇近郊奥西诺夫卡村的加尔梅克街上，我家被认为是富裕的。列宾家的人不事稼穡，都干买卖和开工厂。我们家开着一片客店。

管家的是祖母。脑袋上严严地裹着黑色头巾，只露出白晰的大鼻子，她一清早就唠叨不休，和男女工人争吵，亲自动手把木桶和大铁锅翻转过来晾在院子里。

明亮宽敞的院子周围，是一溜板棚，里面挤满了旅客的马匹和大车。到处都有垃圾，褐色的水洼和成堆的畜粪。

白天，朝加尔梅克街的大门总敞开着，来往客商川流不息。他们在院子或者板棚内随便找个地方站住，便开始收拾自己的大车：先用马鞭把车撑好，卸下轮子，然后拿出黑污的油刷从油桶蘸柏油涂抹轮子。马儿这时毫无顾忌地从麻袋垫褥里向外拖扯干草，一大半掉在脚下和粪便里被践踏了。

我爸爸是免了役的士兵，和伊凡叔叔做贩马生意。两人都不过问家里经营的客店。

每年春天，他俩就上顿河去，从那儿赶回来大群野马。

在当地草原上，有钱的顿河哥萨克统领经营的马群，一年四季在牧场上繁殖，因此价格低廉（每匹三到五卢布）。但是要从三百俄里* 以外骑着马赶它们回来，并且要驯服这些野东西，却是件棘手的活儿。爸爸常说：

“这活儿不是加尔梅克人帮忙，那只好干瞪眼，非倒楣不行！”

伊凡叔叔常年骑在马上，头戴羊皮高帽，黑黝黝的和契尔克斯人* 相象，骑术也不在他们之下，但他对加尔梅克人仍赞佩不已。加尔梅克人和马，可以说共有一个灵魂。他翻身窜上马背，突然对马群厉声大喝，其声响如洪钟，群马都耸起耳朵，颤栗怔愣，等待他扬起末梢包有弹丸的皮鞭。用这种皮鞭猛力一抽，可以立即置人于死地。

我们俄国的道路宽阔，有足够的无主草地可供马群放牧和露宿。可是，上帝保佑赶马的人不要在春播的庄稼地旁沉入梦乡！野马只要悄悄小走几步，就会溜进燕麦田里，大片地糟踏人家的庄稼。

守夜的乌克兰人一觉醒来，抄起棍棒奔过来驱逐马群……从他们手中去赎买可就麻烦啦！加尔梅克人会为这种疏忽用皮鞭把自己打死。但是拴在他脚上的那匹凸鼻子顿河马及时嘶鸣起来，用力拉扯着酣睡的主人，拖着他越过一个又一个土疙瘩追赶马群。只有死人这时候才醒不过来哩。加尔梅克人象扫打蚊子的马尾，一纵身就跳到自己这匹颈细膘肥的坐骑上，在疾驰中对马群厉声吼叫。霎时，

* 一俄里合 1.06 公里。——译者注

* 高加索北部少数民族。——译者注

群马踢起黑土尘障，他本人也消失在里面不见了。手执棍棒的乌克兰人还久久站着发呆，张大嘴巴……最后，划起十字来，

“啊呀，这家伙准着了魔呐！活象尊凶神！……恶煞！”

我家院子有个宽大的角门通向荒地。荒地一直伸延到顿涅茨河的陡岸，岸上有堆积如山的马粪。要不是顿涅茨河春汛时期的大水把这全部“黄金”连同陡岸的崩土一股脑儿卷走，这儿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荒地中央竖着一根坚实的柱子。人们把马群驱赶到这儿来，动手教育野马拉车载人的生活经。

群马只要稍微受惊便会逃到荒地的某个角落上，挤成一堆。它们交头贴颈，不约而同地使劲尥蹶子，扬起的土块和粪便远远落到试图接近的人们的脸上。草原上的客人用迸出火焰的眼睛斜睨着，喷着可怕的响鼻，象怪物一般。哪能近前呢，会把人一脚踢死的。

但在加尔梅克人手中，套马索已经一圈圈卷好了。绳索象蛇一样朝预定那匹马儿的头上飞过去。顺着脖颈滑向恰到好处的地方。于是怪物就落入了圈套。长长的套马索一头拴在柱子上，轻轻拉着这匹野马离开它的伙伴，拉到荒地中央。人们模仿马语，用短促的亲昵呼声尽力使它镇静和感到温暖。但拉它离柱子越近，它的野性发得越凶。它不顾死活想挣断索套，一会儿笔直地人立起来，一会儿后蹄悬空乱踢。那鼓胀的血红鼻孔里，仿佛能喷出火焰。

离柱子不到一沙绳*了。马儿最后一次竖立得特别高。等它刚要下落的时候，加尔梅克人猛一窜，迎面投入它怀里，吊住脖颈，再一翻身，瞬息之间已经坐到它背上了。

这当儿，我家的伙计从两边抓住鬃鬃，把身子吊在上面，同时敲打它前腿最感疼痛的地方。马儿跪下来，它的脑袋又陷在第三个伙计的控制下。他握住它的上唇，牢牢攥着不放，捆到两块特制的木夹板之间，使劲勒紧。又长又白的牙齿毗出来了，牙床裸露出来了。马儿在剧痛和重压下木然不动。于是把马鞍摆到它背上，束紧马肚带，把皮带的扣环扣结实。加尔梅克人这时已经坐在高高的马鞍上，双脚踏进马镫。拿来了笼头，在牙齿之间安上嚼衔，以防乱咬。

“解套索呀！”加尔梅克人用干渴的嗓子命令。

从发乌的马颈上去掉了套索，伙计们顿时四散奔开。

野马还在加尔梅克人胯下伏着，粗重地喘息。

加尔梅克人举起皮鞭在空中唿哨一抽，马儿应声纵起，抖擞精神。忽然，它象蛇似地左扭右转，东奔西突，力图把骑者从身上摔脱。又开始发作野性，扬起前肢直立，急跳急踢，变着法儿要甩掉背上这不习惯的重负。

加尔梅克人用小腿的腿肚紧紧箝住坐骑，逼它朝大门口走去。“开门！”加尔梅克人刺耳地尖叫。唿唿摔响皮鞭，野马的臀部转眼间一左一右被狠狠抽了两下。它向前猛奔，冲出大门。加尔梅克人在街上咆哮如雷，顿涅茨河对岸的森林传过来回音。行人惊惶退避，女人们开始划十字，小孩高兴地尖叫。加尔梅克人象离弦的箭一样顺大路急驰下去，经过打铁坊，驰向顿涅茨河对岸……一会便无影无踪了，光剩下尘柱还在空中……

大约四个钟头以后，加尔梅克人回到我家门口，简直

* 俄国旧长度单位，合 2.134 米。——译者注

认不出他来了。马儿拖着懒散的步伐，摇摇晃晃走着，低垂着汗涔涔的脑袋，鬣鬃都贴在脖颈上，通身发乌。加尔梅克人悠闲自在的骑在马背上，抽着自己的短烟斗，朝天仰起扁平的脸。他那眯着只剩一条细缝的眼睛，让人觉得他已经打盹了。

顺利通过这番训练，就变成了一匹良马。

但驯马工作并非经常这样顺当。有回，加尔梅克人亲身去吊住直立的野马的脖颈时，不幸失手了，面孔恰好撞在前蹄上。他的宽脸膛登时淌满鲜血。但他并没有慌张。啐出口中的污血，他在马腿之间挣扎一阵，又轻捷地爬上马背，稳稳当当坐定了。可是模样儿多么吓人啊！……野马显然已被激怒，象发疯似地乱蹦乱闯，把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加尔梅克人，一时也弄得晕头转向。它驮着骑者默立片刻，骤然成之字形旋扭身子。骑者险些儿滚了下来。全亏攥紧鬃毛没有松手，而野马这时又猛力撞向柱子……它身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崩裂了，鲜红的血水大口大口从嘴中喷出。它躺倒在地上。正好，加尔梅克人也要下来包扎：一道很深的伤口横过鼻梁和颧骨，淌着乌黑色的血水。

碰到这一意外，我赶紧向旁边奔跑，叭哒一跤摔倒在地下，嘴里啃满泥沙。格里什卡，我家的伙计，把我扯起来抱在手上，用他粗糙的手掌揩抹我的脸，用手指抠出我嘴里的泥沙。他那长着雀斑的棕黄色的手，连同他本人，都使我高兴。坐在他手上，多快活，多安全，还能居高临下纵情观看！我凑近细瞅他棕黄色的小胡子，打量他头上一圈垂发和宽大的颧骨。但我牙齿之间还咯嚓咯嚓有泥沙摩擦的响声。

我欢喜格里什卡。他的骑术不比加尔梅克人差，一点不惧怕野马。有回他骑在一匹黑色公马上——人们用铁链锁着把它牵出来，当这马腾起前肢直立时，格里什卡伸出拳头在它两耳之间狠狠一捶，揍得公马甚至跪下前蹄……格里什卡带我骑马去饮牲口时，我感到幸福。我坐在他身前马儿的后脖颈上。当马儿走进深水，我吓得心直收缩。无底的深水使我惊骇万分。水里还有云彩呢！但水底的云彩马上颤抖起来，马儿开始用腿划水。四周泛起泡沫。多有意思啊！水珠一直溅到脸上，十分愉快；这功夫，恐惧心已经掉进水中云彩里去了，完全没有了。

马群被赶到市集上去的时候，一帮盐贩子就在这块荒地上打尖煮粥。拉车的犍牛躺在一旁，嚼着反刍吐出的食物，喘着粗气。

我们小孩特别喜欢看他们吊在架成三角形木橛上的小锅。锅下面的火撒欢儿燃着，淡蓝色的轻烟向顿涅茨河飘散。盐贩子的面孔黑得连火光也照不出亮来。他们的衬衣和裤子都抹上了柏油。“这样耐久。”他们说。他们的手也是黑褐色的，只有指甲和牙齿才是白的。

我和姐姐乌斯嘉很长时期都害怕他们，不敢走近，虽然一边玩着驯马游戏，在周围跑来跑去。我用牙齿咬紧小绳，尽力蹦跳，装成野马样子。乌斯嘉扮作马夫。

我们看见，有个盐贩子露出白牙齿亲切地微笑，他递给我们一根淡色的好绳子。我丢掉自己原先那根，把它咬在嘴里。这绳子味道可不错——原来是腌好的石斑鱼啊。他们从克里米亚带来的。

“你们自己煮粥吃？”乌斯嘉问，“你们会吗？”

“怎么不会呢！瞧……有了小麦和荤油，傻瓜也会煮。”

一个贩子从腰带上解下大木勺，舀起热气腾腾的稀粥给我们尝。

“哎呀，多好吃！”乌斯嘉说，“你也尝尝吧！”

我好不容易从深勺里舔到一点，还想用手指把剩下的抠出来。多好吃啊！妙极啦！

“等等，小朋友，我再给你舀。”

我嘴里烫得火辣辣的，但仍旧舍不得离开。

白天，盐贩子为了躲避骄阳，躺到停在院子中间装鱼的大车下面，啃着楚洪鱼——一种腌制的淡色大鱼。他们从下往上卷着撕开遍布鳞甲的鱼皮，咬一小口，就着大块黑面包，津津有味地咀嚼。

“这鱼也好吃吗？”乌斯嘉问。

我站在她背后，奇怪她哪儿来的勇气。

“还用说！楚洪鱼味道顶呱呱，就软面包吃，比磅鱼还过瘾啦！”

磅鱼是指按磅卖的鲟鱼、大白鳊鱼、闪光鲤。石斑鱼论串卖，楚洪鱼则论个卖。

军 屯

有几位艺术评论家称我为哥萨克，这在我真是不胜荣幸。我出身于乌克兰屯垦军营中的军屯户^①。这个出身十分卑贱，从军屯户往下数恐怕只有农奴了。关于楚古耶夫哥萨克^②的事，我只是从爷爷和奶奶辈的老人口中听说

过。而且他们所讲的已是我们哥萨克生活的最后日子了。哥萨克已被改编成为军屯户。

祖母叶古皮耶芙娜常常谈起推行军屯的情况。她回忆我们哥萨克参加远征，把法国佬一直赶到巴黎城根。哥萨克打开了巴黎^③。从那儿有人带回披肩，有人带回给他们老婆缝连衣裙的洋纱和绸子。

但在俄国国内却来个晴天霹雳！就象拿斧背往脑门上猛地一砸！——祝贺他们的却是加封“枪骑兵”称号^④。当哥萨克离乡背井为国效命时，他们楚古耶夫的哥萨克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⑤。

祖母时常说到最初推行军屯的情形——她是从邻居康奇哈老太太那儿听来的。村镇四周一夜间就驻满了军队。

“准是法国佬打赢了，”哥萨克们揣测说，“打到楚古耶夫来了。法国佬是大傻蛋，大概别人跟他们说，楚古耶夫是座城池，其实我们这儿光有树枝编的篱笆。哈哈！”

女人们烘烤薄饼，端去送给在村外布防保护我们的兵士们。“也许旁人也这样送东西给我们远征中的男人吃啊。”但兵士们蛮横无礼地赶开她们：“走远点，臭娘儿们！我们是来打仗的。瞧见没有，长官吩咐不许你们过来：哥萨克娘们没准儿放了毒。”

和平居民在疑惑中东一簇西一簇地聚集起来，纷纷猜测兵士们说的这句话：“要是你们胆敢反抗，立刻把全村烧光。”人们宁静地站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是说：“这算怎么回事呀！”

一会儿，警察和巡逻的兵士冲向这些正在谈论和惘然若失的老憨们面前，要他们交出反叛分子。大家畏怯地后

退。哥萨克虽说是上阵打仗的自由人，见过世面，但从没有领教过警察的厉害。

“哪儿有什么反叛分子呀？我们都是自由的哥萨克，你干什么要问？”

“还敢放肆，瞧见没有，我们穿着沙皇的制服。把他绑起来，这就是反叛分子！”

几个出头说话的人都被抓起来拷打，但由于他们无人可以诬赖，被打得死去活来。

这样的事情早先还没有过……沮丧和恐惧流传开来，但不少地方却真的造反了^⑥。爱凑热闹的老乡，常常一提起当年的造反，便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干得特别出色的是巴拉克列亚村，其次是谢别林卡村^⑦。哥萨克们迁到高地上。我们楚古耶夫人占据一个背后是顿涅茨河陡岸的山头，谢别林卡人也全村都上了山。谢别林卡人拿大车、雪橇、犁、耙筑起鹿砦，推动车轱辘让它们朝开上山来的炮兵和骑兵队伍急速滚去。

“哈——哈！叫车轱辘把他们都腰斩掉！”兴高采烈的勇士们在山上大声呼喊。“谁说他们供不起这七八百号人的队伍！”

轱辘在平滑的大路上加速翻滚，一个接一个滚进队伍前面的行列，把模范的阿拉克切耶夫部队弄得混乱不堪。团长下命道：

“空弹射击驱散他们！”

这管什么用！只有让好汉们更加激动起来。

“你们的臭米粒吓谁呀，上帝保护我们呢！我们知道怎样念咒防备你们的子弹。休想上来！”

但当霰弹让一、二条道路上铺满尸体时，就响起了一片嚎哭声……陷入了绝望……战败者吃的苦头可大啦……被鞭打得死去活来，东方战胜者的全套法宝表现出来了③

……

我的父亲已经在楚古耶夫枪骑兵团服役，当普通士兵。我生下来就是军屯户。从1848年到1857年，我还是这官方农奴制度的真正目击者。最初看到的，是自由的哥萨克编成了工作队，被驱赶去做工。

第一件事是替兵士们修建砖木结构的营房。给老娘儿们、姑娘们、孩子们都分配了活儿。建立了大规模的烧砖厂，以便经济地修建以砖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整个楚古耶夫市。周围有的是粘土，人工又不花钱，工程的进度十分迅速。

代替原先掩映在果树园中，弯弯曲曲随便伸展的小胡同，是经过事先计划的笔直的大马路。果树和葡萄园被夷为平地，用鹅卵石铺砌起工程浩大的尼基丁街和贵族大街的路面。

女人们在夜里号泣，舍不得自己住熟的那块老地方。这些地方现在都变成官家的建筑基地，为长官建筑住宅，修盖公事房、仆役房和牛舍。

我出世的时候，军屯村已经完全盖好了。我已经能观光由尼基丁伯爵主持的对“户主”④和“非户主”的总检阅仪式。

在尼基丁大街、贵族大街和哈尔科夫大街上，为户主们盖着式样划一的砖房。牆上都绘有壁画，窗上装有花框。它们整齐划一到这个程度，甚至鸽子也经常迷路，飞进别人的院子。至于后街上给“非户主”盖的小房则是用

的圆木，但也和大街上户主们的房屋一样，整齐划一。

骑兵后备军监督尼基丁伯爵，是个身材高大、体躯魁梧，肩背微拱的老头^⑩。在随从的簇拥下，他站在尼基丁大街官邸的台阶上。在他面前隆重地排队走过楚古耶夫市镇和邻近的村镇卡尔梅茨卡亚、斯梅科尔卡、扎楚戈夫卡、普里斯坚、奥西诺夫卡和巴什基罗夫卡的“户主”们。

我们这些男孩们爬上操场边金字塔形的杨树上，从这儿可以把尼基丁伯爵和在他面前走过的穿军装的庄稼汉看得更清楚些。操场四周，以及顺尼基丁大街一直延伸下去，停满套着牲口的灰色大车，林立着棍棒和在阳光下闪烁的犁铧。

不用说，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殷实户主，马匹肥壮，挽具崭新，农具都结结实实。这些人我们全认得。

瞧，普什卡廖夫一家人过来了。父亲坐在前座上，戴着象囚犯用的灰色制帽，穿一件灰色长袍，面色苍白阴森（军屯户都不喜欢他们的制服^⑪。他们的箱子里其实锁着蓝色薄呢长袍，进教堂时，他们穿得不比小市民差）。普什卡廖夫这辆车的后座上坐着穿“非户主”制服的萨什卡·纳姆林，这是个赤贫的孤身农民，也是个懒汉。我认得他，因为他在我家做过工，还怕马呢。他连牙床都朝我们毗露出来，可以看出一个缺牙。车上套的两匹马膘肥体壮，昂头扬脑。耙是新的，辐条粗大，长竿刨得溜光。干草叉、长把大镰刀、打场的链枷，都合乎规定，工细而且结实。犁上的长铧一点也没有磨损，发出强热的闪光。

萨什卡装模作样想扮成一个真正的兵士。他把灰长袍